

鼓手的命運

蓋達爾著



新文藝出版社

蓋 達 爾

運 命 的 手 鼓

夢 海 譯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三 · 上 海

小說
鼓 手 的 命 運

Судьба барабанщика

原 著 者 А. Гайдар

翻 譯 者 廖 海

《本書根據莫斯科兒童文學出版局一九四九年版本譯出》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(上海康平路八三號)

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理

新華印刷廠上海廠製版

光 舊 印 刷 廠 印 刷

精 益 裝 訂 所 裝 釘

*

書號 (578) [VI II 12] 本書 89900 字

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上海第一版

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上海第一次印刷

本次印數 26000 冊

定價 6,000 元

*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查壹號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寫人類的敵人怎樣利用人類最細小的弱點來進行他們的陰謀。一個少年先鋒隊的鼓手受了奸徒的利用，由於他性格上的某些弱點，不知不覺中做了敵人手裏的工具。但他具有許多優良的品質，他正直、誠實，他自小就養成了對社會主義祖國的熱愛，他清楚地感到自己與廣大的生活休戚相關；同時由於蘇維埃國家的整個合理的生活制度，蘇聯人民的互相關懷，蘇聯先進人們的積極影響，這些終於把一個失足的鼓手拯救了，重新引導他走上偉大的正確的生活道路。本書充滿親切而真實的感人情調，是一部富有教育意義的小說。



А. К. Зинда

我的父親曾經和白軍打過仗，受了傷，被俘後逃了出來，後來他以工兵連連長的軍職退入了後備兵役。

我的母親是在伏爾加河游水淹死的，那時候我才八歲。遭受了這個很大的不幸，我們就搬到了莫斯科。在這兒過了兩年，父親就跟一個漂亮的姑娘伐連季娜·陀耳龔卓 伐雅結了婚。

人家說，開頭我們生活過得很儉樸，很安靜。伐連季娜把我們那所並不華貴的住宅，收拾得乾乾淨淨。她穿衣服很樸素。她關心父親，也不叫我受到委屈。

這時候配售商店、各種領購券、麵包購買券都結束了。人民開始生活好轉起來，富裕起來了。伐連季娜上電影院的次數愈來愈多了，有時一個人去，有時跟男朋友们

一塊兒去。那時她回到了家裏，總是心不在焉，沉思默想的，在電影院裏看到些什麼，她從來不講給父親聽，也不講給我聽。

大概沒有多久吧——完全出乎我們意外——上級委派我父親做一家規模挺大的紡織品商店的經理。

爲了慶賀這事情特地還辦了酒席。來了許多客人。父親的老朋友普拉東·波洛符采夫也來了，跟他一起來的還有他的女兒尼娜，我跟尼娜兩人剛一見面，就笑起來，擁抱起來，整個晚上我們對任何人都感興趣了。

現在開始，就往往有人派汽車來接我父親。他出席各種會議的次數愈來愈多了。他曾經帶了伐連季娜去參加過一兩次宴會。於是伐連季娜突然變得暴躁起來，動不動就生氣。她誇讚父親的上司，辱罵他們的妻子，把我那高大而結實的父親，說成一個毫無生氣和懦弱無能的人。

我父親管理的商店裏，有着許多呢子、麻布、綢緞和各種顏色的料子。

父親早就預感到嚴重的不幸，他臉上顯得憔悴、蒼白。後來我知道，他還偷偷遞

過申請書，希望把他調去管理一家白鐵器的商店。

這件事後來究竟怎麼樣，我可不知道了，祇是我們家裏的生活，很快就變得好起來，熱鬧起來。

我們家裏來了幾個木匠和漆匠，把變成了棕黃色的父親的畫像從牆上拿下來，在這幅畫像上，橫過肩部和軍刀已經有一條條彎彎的裂痕，他們又把舊的淺藍色的糊壁紙刮掉，把房間完全改過來，重新粉刷一新。

我們把破舊的東西賣給了收舊貨的，或者給了掃院人，家裏變得寬敞光亮，甚至有些異乎尋常的空洞洞。

可是從那時候起，就有着一種不明顯的、不可理解的不安，牢牢地盤踞在我們的屋子裏。它有時隨着突如其來的電話鈴聲出現，有時伴隨了晚上郵差的或是偶而晚來的客人的敲門聲出現，有時就隱藏在工作回來的父親的眼角中。

我看到並且感覺到這種不安，但是他們對我說，並沒有什麼，祇是父親累了。春天到了，我們三個人一起動身到高加索——上療養地去。

到春天末了，就有人控告我的父親了。

這件事恰巧發生在那一天，當我很愉快地從學校裏回來，因為他們終於派我做了我們第四中隊的鼓手的領隊。

我一跑進自己的院子，鄰家的小朋友們正在暖和的陽光下喧鬧，我就用米達尺在背包上大聲地敲出一支莊嚴的進行曲，當時小朋友們成羣地向我奔來，爭先恐後的叫喊，說我家裏搜查過了，民警局裏的人已經把我父親抓走，送到監牢裏去了。

我並不隱瞞，我是哭了好一會。伐連季娜親切地安慰我，很有耐心地教我，如果法官或是審查員問我的時候，應該怎樣回答他們。

然而並沒有人來盤問過我什麼。那裏很快就自己審理完了，父親因為盜用公款，判了五年徒刑。

我知道這件事，已經躺在床上快要睡着了。我把頭鑽進被單。隔着一層洗舊了的織物看過去，燈光的黃澄澄的火花，就好像小星星似的微微地在閃爍。

浴間門背後在激濺着水聲。我一閉上鼓滿淚水的眼睛，就覺得自己彷彿老遠老遠的浮到什麼地方去了。

『再見吧！——我想到父親。——現在我十二歲，再過五年——是十七歲，童年過去了，我在童年時代是不會再跟你見面了。』

『你還記得嗎，杜鵑在密林裏嘹亮而悲愴地啼叫，你怎樣教會我在天空中找到那顆淺藍色的北極星？後來我們跑到田野篝火的地方，一起唱着你那普通的軍歌。』

『你還記得嗎，有一次你從車廂的窗口指給我看，那長滿金黃色蒲公英的草地、乾草堆、棚子、土墩、白樺樹？在那棵白樺樹上，——你說，——那時候歇着一隻烏鴉，時斷時續地在噪叫：呱……呱！你的許多伙伴們都躺在那片草地上。你就躺在那邊，土墩的右邊點兒，——這時候有隻小花牛在灰蓬蓬的艾蒿中走來走去，叫着：咩——咩！也許，這胖傻瓜是迷了路吧，此刻牠一定在害怕着，狼會從樹林子裏跑出來吃掉牠。』

再見吧！——我睡着了。——進行曲的鼓聲在響着。每一個中隊都有它自己的前途，自己的恥辱和自己的光榮。於是我們分散了，腳步聲漸漸靜下來，田野上沒

人了。」

我就這樣在半醒半睡中痛苦而沉重地跟父親告別，因為我還是很愛他，——幹麼要撒謊呢？——他曾經是我的老朋友，他常常幫我解除不幸，唱給我許多很好的歌曲，聽了這些歌曲，整個大地就彷彿顯得寬廣起來，寬廣得甚至會叫人感到惆悵，而在這個大地上，我們都是最友愛、最幸福的人。

早晨醒來了，我就到學校去了。現在當他們問起我的父親，我就乾脆回答，他爲了欺詐和盜竊在坐牢。我冷冷地、直率地回答他們，並沒有再流淚水。因爲真摯地跟人離別，是不可能接連兩次同樣難受的！

起先父親是在沃洛果達附近什麼地方的勞動營裏採伐木材。他時常寫信給伐連季娜，可以想像得到，父親是很想念她的。

後來他突然好久不來信。幾乎過了三個月才寄來一封信——但已經不寫給伐連季娜，而是寫給我了——是一張明信片，是從遙遠的北方，從索羅卡城什麼地方寄來

的。他在信上寫，因為他當過工兵，所以被調了去開鑿運河。他們的工作隊在那裏爆炸土地、石頭和山岩。

兩年糊糊塗塗地很快過去了。

第三年春天，伐連季娜又嫁給一個蘇聯國防飛行化學建設促進會的教練員，好像是姓洛巴巧夫。因為他沒有住宅，就隨身帶了他的軍用掛包和一只不挺大的箱子，搬到我們家裏來住了。

六月裏，伐連季娜留給我一百五十盧布，作為一個月的用途，就跟她丈夫一同上高加索去了。

我從車站回來，在屋裏從這一角到那一角的踱了好一會。當氣窗被風吹得拍一響的時候，我聽到，我們的小貓在廚房裏，在還沒有收拾好的食具堆裏，小心地在舐着吃剩下來的牛奶。我才明白，現在家裏根本祇留下我一個人了。

當我們的掃院人尼古拉伯伯隔着窗喊我的時候，我正站在那兒沉思默想。他告訴我，只是在一小時之前，我們中隊的輔導員巴魏耳·巴雷歇夫來過。他對伐連季娜這樣匆匆離開，表示很生氣，他說明天再來看我。

夜裏我睡得不好。我夢見許多電線木桿、寒鴉和烏鴉。這一切是那麼喧囂和吵鬧。後來鼓聲一響，這一大羣鳥兒都噪叫地撲向天空飛去了。靜下來了。我醒來了。

一個晴朗的早晨。我的生活就是從這個早晨開始，突然走上了歪路。如果……如果父親過去沒有把那長滿蒲公英的金黃色的草地指給我看，如果父親沒有把那直到現在還折磨着我心靈的軍歌唱給我聽，生活怕會把我引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。這些使我很愉快，心裏很好過。有時簡直高興得要哭出來。但要是無事無端的哭，那總有點兒不好意思吧。

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茶壺放在打汽爐上，接下來給住在鄰近一座大樓房裏的尤

爾卡·柯維雅金打了個電話，我在一個月之內欠了他一盧布二十哥比；小朋友們轉告過我，說他打算死命揍我一頓。

尤爾卡比我大兩歲，他身上佩着一枚伏羅希洛夫射擊手的證章，但他實在是一個無賴和騙子。他丟開了學校，他逢人就是胡扯，說他在家裏預備飛行員函授訓練班的課程。

他大搖大擺地走了進來，迅速地 toward 四堵牆壁打量了一下。把頭伸進廚房，用鼻子嗅了嗅，跑到桌子邊，把小貓從桌上扔開，就坐了下來。

『伐連季娜動身了吧？』尤爾卡問。『好得很！這末說，那很明顯：她把錢留了給你，你要跟我清賬囉。我是喜歡老老實實的。我借給你一個盧布二十哥比——是你借去上電影院的——七個銀幣——是你借去買愛斯基摩牌冰淇淋的，共計一個盧布九十哥比，湊個整數——兩個盧布。』

『尤爾卡，』我表示不同意說，『我並沒有吃過什麼愛斯基摩牌冰淇淋。這是你自己吃的呀，我逕直進了黑暗的場子，就坐在位子上的。』

『噯！』尤爾卡皺起眉頭說。『我一共買了六塊。我是坐在靠邊的座位。自己拿了一塊，其餘五塊都是交給你的。我記得很清楚：正當却利·卓別林跳進水裏，大家哄堂大笑的時候，我把冰淇淋塞給你的。也許，你是看出了神——不知不覺的把它們吞了下去？』

『沒有，尤爾卡，我沒有出神，也沒有吞過什麼東西。我還你七個銀幣好了。不過，這不是你撒謊，就是誰在黑暗裏冒了我的名把它騙去了！』

『本來不待說，應該還來！』尤爾卡讚起我來。『你吃了，難道該我來吃虧？你可記得，却利·卓別林跳到水裏去？』

『記得。』

『那末你可記得，他一爬上來，繩子把他一絆——他又跌到水裏？』

『這也記得。』

● 一個銀幣等於十個哥比。

「啊，你瞧！明明自己都記得，可是你偏要說：沒有吃。這是不好的，老弟！伐連季娜留給你很多錢吧？也許，她很吝嗇吧？」

「爲什麼「吝嗇」！她留下來一百五十個盧布哩，」我回答了，但又馬上想起了他不懷好意，就解釋道：「這她留下來要我用一個月呢。你以爲——用一星期嗎？馬上還要買火油，付洗衣婦洗衣裳的錢。」

「真是傻瓜！」尤爾卡挺和氣地說。「難道叫你把這錢一下吃光！」

他驚奇地對我看了看，笑了起來。

「那你看需要多少？」我帶着好奇懷疑地問，因爲我私下已經存了一個念頭：「能否把這些留下的錢省些下來？」

「需要多少嗎？……把算盤拿給我。我馬上跟會計師一樣……給你算得準準確確！每天半公斤麵包——每天一次——這就是說，三十次。茶葉家裏有。一個月買一公斤糖——你簡直好大喝特喝了。麥片、馬鈴薯——這些都是小事！哦，還有火油，鮮肉。牛奶兩天一大杯。這樣共計五十七個盧布，零數哥比不算。哦，得啦，得

啦！別皺眉頭啦。再給你加上些糖菓、餅乾。這末說，六十三個盧布，火油——兩個盧布……付洗衣婦多少？要十個盧布？啊，現在我才明白，你們的錢是花到哪兒去的！共計……共計——啊，你可以過得像個銀行家啦，——共計七十五個盧布！……那末多餘下來的錢呢？朋友，你可以在維特卡·契斯諾柯夫那兒買一只照相機。六乘九的，光度可真出色！……你就是爬到床底下，也能照得出來。他賣得並不貴。要不要馬上同去看看？』

『不，尤爾卡！』我心上一怔。『最好不要現在，以後再說……我還得想一想。』

『好，你想想吧！』尤爾卡同意說。『腦瓜兒總是用來想的。兩個盧布拿來吧……喲，老弟，你都是五盧布的鈔票，可是我沒有找頭……好吧，我再忍耐一下吧！我吃過飯再來。你兌了再還我吧。』

我決不希望尤爾卡再來看我，要他一塊兒下去，同到商店裏去。可是尤爾卡敏捷地戴上他的那頂好像薄餅似的便帽，急不可耐的搖搖頭說：

『你不必這樣請求，沒有工夫！我要好好坐下來硬記死讀。輔助翼、主樑、振動、